

骆寒超著

# 艾青论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I207.25/16



# 艾青论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79988

879988

骆寒超著  
浙江人民出版社  
1982年·杭州

责任编辑 铁 流  
封面设计 倪旦华  
封面题字 季 阳  
扉页题字 马 立

艾 青 论

骆寒超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
(杭州环城北路天衣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0.25 插页3 字数207,000 印数0,001--8,000  
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03·310 定 价: 0.94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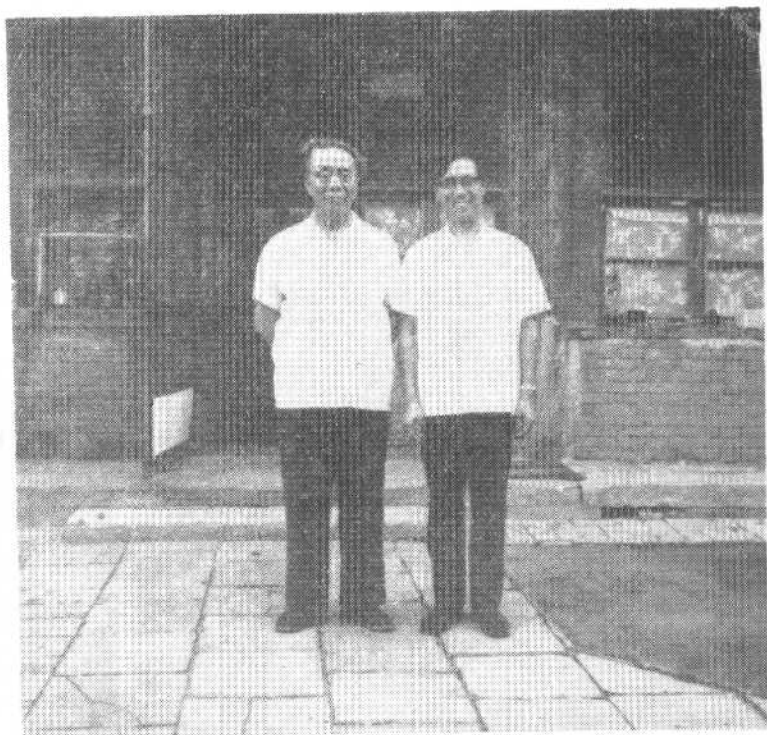
艾青近照



1961年艾青与高瑛在新疆石河子



艾青一家



艾青与作者

## 引 言

中国的新诗崛起于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前夕。从那以后直到今天，“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太长的坎坷，而我们的新诗却始终是在艰辛地发展，勇猛地前进着。”<sup>①</sup>如果说，在这个伟大崛起的最初年月里，诗人们还象诞生于时代的暴风雨里的溪泉，小股组合，流量不一，各自奔泻在茫茫诗坛的处女地上，其中既有湍急的，也有徐缓的，既有清澈的，也有混浊的，既有轰响的，也有幽咽的……那末，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间，就出现了新诗人们的两个大组合：表现积极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创造社派，以郭沫若《前茅》中的一些诗为标志，已在向现实主义转化，终于和文学研究会派为人生而艺术的诗人们汇流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积极的、为时代而歌唱的现实主义诗潮。而以“我不知道风是在向哪一个方向吹”的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，和爱去寻找“骷髅上的蔷薇”的象征派诸诗人，也终于汇流成一股消极的、为自我而歌唱的唯美主义诗潮。这两股诗潮在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中发展着。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，在“如火如荼的白色恐怖”年代，这两股诗潮不仅在艺术观上趋向更大的分歧，而且在政治上表现出显著的殊异。为时代而歌唱的现

实主义诗潮，被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派作了进一步发展：一方面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呼号呐喊，迸发出对蒋介石反革命白色恐怖的愤怒控诉和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，但另一方面，这种呼喊却显得过于直露，有的近于标语口号，缺乏诗美。为自我而歌唱的唯美主义诗潮，则被徐志摩、李金发等的倡导实践引向了另一种倾向：以浅唱低吟、晦涩朦胧的诗风，为那些在时代的暴风雨面前企图逃避现实的中、小资产阶级分子诉出了迷茫和阴郁，恐怖和绝望，或者是孤芳自赏、顾影自怜的自我陶醉。应该指出：前者表现了革命的豪情和时代的脉搏，但缺乏动人的艺术美，有些诗写成了分行的标语口号，无法在人民心灵的土壤里牢固地扎下艺术感受的根子；而后者，只有颓唐的意识和个人哀哀凄凄的诗情，虽然在新诗的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，不乏精美之作，但毕竟不能反映时代的风雷，更谈不到给广大人民以战斗的鼓舞，光明的信念。两种截然相反的诗潮使得它们之间的排它性也大大加强了。但就中国现代诗歌的总体看，此时却已初步奠定了自己坚实的根基：抒情内容上，已摆脱了封建士大夫吟风弄月、怀古伤春的情趣，而大大地拓宽了诗境，使诗通向民主和自由，通向时代和人民，甚至通向世界，通向革命，通向无产阶级的事业；在抒情艺术上，又力矫草创时期那种粗疏简陋、散漫浅露的表现技巧，而开辟出了一条以借鉴国外现代诗歌表现技巧为主、并继承了中国民族诗艺传统的艺术之路，构思多采，意象丰美，形式精致自然，象征手法得到大量起用。不过，到此时为止，上述的成绩，还是各种诗派，特别是

上述两派诗潮各自分头取得的成就，它们所显示的新诗的勃勃生机，相互间尚未有机交融起来，并且集中表现在勇于探索的杰出诗人身上。

于是，当我国现代革命史上迎来了令人难忘的三十年代，中国诗坛出现了一个大出成果的丰收期。这是一个内忧和外患交织成的、灾难分外严酷的时代。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势力的蒋介石政权，一方面和各派军阀连年进行混战，另一方面妄图扑灭无产阶级革命力量，一次又一次丧心病狂地发动规模空前的反革命“围剿”，使中国人民陷于“万家墨面没蒿莱”的灾难里；同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又步步进逼，蚕食着我们的的大好河山，接二连三地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、“一·二八”上海战争，制造热河事件等等，最后终于悍然发动了一九三七年的全面侵华战争，妄图吞并我国为它的殖民地，使中国人民陷入更加深重的民族大灾难中。这个时代是多么需要鼓舞人民生存下去，挺立起来，投入火热斗争的号角和战鼓！而每个日子所带给诗人们的感受，又“都在迫使诗人丰富地产生属于这时代的诗篇”。<sup>⑧</sup>唯美主义诗派分化了。这一派人中一些“血还温暖”，“呼吸还不曾断绝，还有憎与爱，羞耻与尊严”的诗人，终于走出象牙之塔，汇合进现实主义诗派。这就使后者不仅壮大了队伍，并且也溶入了为前者所特长的诗歌艺术技巧，使这一派高亢的时代诗情，闪发着动人的诗美光彩，成为诗坛主潮而奔腾在大时代的河床上。的确，“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，正在期待着、别选着属于它自己的、伟大而独特的诗人。”<sup>⑨</sup>于是，我们的诗坛出现了一些新人：有把自己的诗思通向农村和农民，而又受了

新月派艺术熏陶的臧克家，有把自己的诗思通向反叛和抗战，而又受了未来派艺术熏陶的田间，更出现了一位把自己的诗思从祖国通向世界、从苦难的中国人民通向在苦海中挣扎的全人类，又受了象征派艺术熏陶的艾青。

艾青是这样的一个人：他既有贫农后代的耿直、淳朴和忧郁的气质，又有地主儿子的幻灭、叛逆和追求的觉醒；他既植根于五四民主主义的土壤，又沐浴了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，因而开阔了生活天地和思想视野；这使他一生的创作事业，就感情的深度说，能和人民大众的爱憎息息相通；就感情的广度说，又扩展到历史地发展着的全人类命运的疆域。自从他一九三二年正式写诗起，五十年来，一直勇敢地进行着诗歌艺术的探索和成功的创作实践，坚定地走出了一条朴实的而又焕发着独特的光彩的创作道路，以其真切感人的歌声，赢得了人民的欢迎和赞赏。

那末，艾青不停歇的歌唱，企图达到怎样一种创造的满足呢？

美国有位艾青研究者罗伯特·C·弗兰德曾说：“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，艾青孜孜以求的只有一点：希望他的诗能够给中国——和世界一切的无辜的受害者和被剥夺的人们‘些许的温暖’，更为坚毅的决心和勇气。当革命开始带来光明的远景时，艾青希望他的诗能激励人民去建设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。”<sup>④</sup>如果读者们肯同意这个判断的话，那末，我们从这里却可以进一步探寻出一条艾青创作道路的总轨迹：他想在为全人类开辟出一条从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，唱出他们的苦乐、心愿和激情。

正因为这样，所以艾青的诗一直受到国内外人民的赞扬。在国内，早有人称他为“人的花朵”，而历来对他的高度评价也已是众所周知的事，这里不必多作引证。值得着重提一提的，是国外的声音。

一位新西兰女作家玛利·庆说：“艾青的诗确实写得很美，这些诗给我的感觉超过许多年来任何西方诗人的诗给我的感受。”

一位阿尔及利亚的教师伊尔什说：“艾青的诗，政治态度鲜明，表达了他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生活和对大自然的热爱。”

一位法国家庭妇女梅尼说：“艾青的诗，虽然是以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民，但诗的思想却超越了民族的界线，读来同样令人生情。”⑤

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说：“艾青的诗，好在那雄浑的力量，直截了当的语言，强烈鲜明的意象——可以看见、闻到、触到的意象，这也许因为他不仅是个诗人，也是个画家吧。艾青是一个有时代感、历史感、使命感、同时又有艺术感的诗人。”⑥

而当今世界诗坛的伟大歌手、智利诗人聂鲁达甚至称艾青是“中国诗坛的泰斗，迷人的艾青。”⑦

但是，也正因为他的创作始终是从自我出发，通向集体，从个人反叛出发，通向阶级革命；从民主主义出发，通向社会主义；从追求诗美出发，以达到对革命的赞颂的，这就易于引起某些误解和不信任。和上述赞词形成鲜明对照，我们不是又听到过不少难以令人置信的非难、否定和批判吗？

三十年代中期，当艾青的处女作《大堰河》刚问世，有人就宣称：艾青应该和法国一批世纪末诗人、“连自己的国家的经纬度也不愿意去知道的艺术流氓”波特莱尔、兰波等归入一起。<sup>⑧</sup>

四十年代初，有人对艾青的抒情调子，指责说：“他的歌声常常笼罩着薄暗的哀郁的阴影。”<sup>⑨</sup>而有人更否定艾青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，批判他是中国现代派搞“纯诗”的代表。

到五十年代中期，一场“大批判”更把艾青作了全面而彻底的否定。他的诗被说成是政治上已达到“反诗”的地步；内容上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对自我的狂热的讴歌，艺术上是集西方现代派大成再在中国的翻版。

在中国现代诗人中，其毁誉有达到象对艾青这样天差地别的，显然不多。当然，历史毕竟是严峻的法官，他还是给我们作出了公正的裁判：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创作后，艾青终于誉满全球，他和聂鲁达、希克梅特并列在一起，步入世界大诗人的行列，毫无愧色。

这是祖国的骄傲，人民的骄傲。

此时，我不禁记起了诗人艾青这两行诗：

人类在追踪客观世界中  
留下了自己的脚印<sup>⑩</sup>

那末，艾青半个世纪以来，“在追踪客观世界中”，究竟留下了怎么样的一串“自己的脚印”呢？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呢？

我想：这应该是这本《艾青论》中所要探讨的根本课题。

## 注 释

①艾青：《中国新诗六十年》，《文艺研究》一九八〇年第四期。

②、③艾青：《诗与时代》，见《诗论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157页。

④Robert C. Friend: 《Return from silence — a comment on Ai Qing Contemporary Poet》.

⑤、⑦ 转引自《中国文学》国外读者来信专辑，见英法文版（79）第四期。

⑥聂华苓：《漪澜堂畔晤艾青》，刊香港《七十年代》月刊，一九七八年九月号。

⑧杜衡：《读〈大堰河〉》，见《新诗》月刊一卷六期。

⑨吕荧：《人的花朵》。

⑩《光的赞歌》，见《艾青诗选》，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50页。

目 录

0079/26

引 言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大堰河乳汁哺育的诗心 | 1   |
| 第二章 | 带着脚镣跨上诗坛   | 30  |
| 第三章 | 高举火把向太阳    | 78  |
| 第四章 | 延河水沐浴着灵魂   | 144 |
| 第五章 | 在曙光中迷茫地探索  | 197 |
| 第六章 | 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 | 249 |
| 结束语 |            | 305 |
| 后 记 |            | 313 |

## 第一章

### 大堰河乳汁哺育的诗心

一九一〇年的阴历二月十七日，浙江省金华县所属的一个小山庄——畈田蒋村里，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他就是日后被人誉之为“中国诗坛泰斗”的艾青。

未来的诗人诞生在一户蒋姓人家。这是一个以出租土地兼营商业相传的富有家庭。到艾青的父亲手上，还有房屋十余间，水田二百多亩；而在傅村和孝顺两个集镇上，又有与人合股经营的“永福祥”酱酒坊和“蒋贤兴”南货店。

艾青的祖父蒋文莲，字玉淳，号香山，是清朝的太学生。祖母是童养媳，祖父不喜欢她，又娶了个小老婆，弄得得宠的小老婆也要欺侮她。祖父母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子“是一个鸦片烟鬼，主持着‘花会’，玩弄妇女”；艾青的父亲是次子，取名忠樽，字景璠，号衡石，生于一八九九年。和他的哥哥不同，他“从‘修身’与‘格致’学习人生——做了他母亲的好儿子，他妻子的好丈夫。”<sup>①</sup>

艾青的祖父于一九〇五年去世，十六岁的父亲继承家业，并和义乌县五圩村人楼仙筹结婚。楼仙筹是艾青的亲生母亲，生于一八九〇年。她不识字，但经过丈夫的熏陶，也能背诵一些唐诗。

艾青是在他父亲二十一岁那年出生的，家里给他取名世涵，字养源，号海澄。艾青以下还有两个妹妹，两个弟弟，这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。

关于他的父亲，艾青日后曾说：“我的父亲是一个典型……中国农村产生了这么个人物是第一次。”“是那样一个时代必然会产生的典型。”<sup>②</sup>这就是说：他是一个用某种维新色彩打扮得颇有点时髦的农村地主。他的青年时代，正是前清王朝彻底崩溃前后那几年，连绵起伏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冲击着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根基，祖国处在新旧历史的交替阶段，维新变法，洋务运动，特别是辛亥革命，不仅仅使皇冠落地，而且吹来了西方世界科学、民主的清风，使封建愚昧的古国逐渐觉醒。这时，艾青的父亲作为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第三届学生，也受到影响；在梁启超思想的熏陶下，成了“维新派”的信徒，知道了“世界进步弥有止期”。因此，他接受了那个时代的一些新事物：订了《东方杂志》和《申报》，经常翻阅世界地图，读气象学，是“万国储蓄会”的会员，“在那穷乡僻壤的小村庄里，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”，“堂前摆着自鸣钟，房里点着美孚灯”。并且，他还“依照自己的利益和趣味，要建立一个‘新的家庭’，把女儿送进教会学校，督促儿子要念英文。”<sup>③</sup>但应该指出：这种时髦的装饰，并没有改变一个中国地主的本性，他灵魂深处自私、保守、固执、迷信等封建习性仍然根深蒂固。达尔文学说并没有驱除他的迷信思想，连头上掉落了一泡麻雀屎他也会觉得似乎大祸就要临头。但迷信思想又抵敌不过自私的欲念。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，迷信又成了他狡猾的工具。